

# 文體明辯

世四

78  
8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類	函	架	冊
五	三	八	二	冊
五	三	八	二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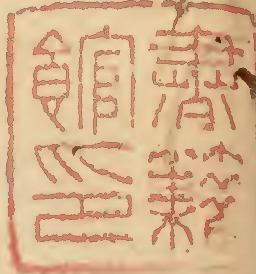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六	二	一	四	二
六	二	一	四	二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冊	架
六	二	一	四	二
六	二	一	四	二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122
冊 數	78	( 37 )
函 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問

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剗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為疑難者而後能之不然其不反為士子所笑者幾希矣故今取古人策問之工者數首分為二類而列之 一曰制策 二曰試



策使當視草為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以得實  
才云

制策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  
士施去聲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  
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  
比善戮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  
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去聲並建豪英  
以為官師也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

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  
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  
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  
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  
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  
直言極諫者各有入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太  
夫之行當此三道國體入事直言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  
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乎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



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  
 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平聲之閉之與自朕躬大  
 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枉為有司烏虜讀曰戒之二  
 三大夫其帥志無忘

問賢良策五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獨莫不率  
 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時海外  
 肅肅音東夷發渠搜朔方縣名氏羌狝服星夜不寧日  
 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圖書鳴虜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與日

求夜寐日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  
 而可音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  
 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  
 篇朕親覽焉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  
 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  
 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繫  
 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  
 進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



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  
 洽和百主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  
 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朱衰而大道微缺  
 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  
 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  
 者其衆然猶不能反正道於日以仆滅至後主而後  
 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  
 可復友必推之於太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  
 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  
 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

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惟欲風流而  
 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飾  
 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木三光全寒  
 暑乎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為鬼神所散惠澤洋溢施  
 厚方外延及羣生于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  
 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  
 別其條勿猥積也勿井合也取之於術慎  
 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中也枉于執事書  
 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直言公卿執事有不忠  
 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  
 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

文德明新卷五十四

樂問

三



朕將親覽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  
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  
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  
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  
指哉或曰良主不瑒音篆雕刻又云非文亡以輔  
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  
成康不式措用也刑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  
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

夙寐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  
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  
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  
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同未  
得其真故詳也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  
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  
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懼文吏而不  
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道與各悉對著于  
篇毋諱有司而勿忘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



朕意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故朕垂問於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  
也古下並字漸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  
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  
文采未及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  
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始  
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子大夫既以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  
究之孰聽之復之言復也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

常安息神之聽之介也助爾景也大福朕將親覽焉子  
大夫其茂明之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  
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生山  
不童木無草也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  
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遠夷南撫  
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歧行喙息有足能行咸  
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  
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  
子大夫天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  
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  
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  
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天監武帝三年策秀才

梁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籍時來乘此歷  
運當宸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彫斲刑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  
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周禮王官  
懸卿大夫

判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敵不稅則國用靡  
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稟歲課田租  
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無  
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  
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陸贄

皇帝德宗若曰蓋聞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  
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  
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



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讀曰威之以刑導  
 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  
 繫於時邪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  
 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墜失憂濟庶  
 務夕惕晨興求惟前王之典慕是憲是則師本禹  
 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  
 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  
 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  
 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  
 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

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  
 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思欲剗革前  
 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  
 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  
 陽舛候浸沴荐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  
 必有由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  
 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  
 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  
 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  
 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



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  
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  
子大夫蘊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  
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試策

問為治

宋歐陽脩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  
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  
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  
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

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  
練卒練武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  
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  
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  
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  
則為繁勞矣其州縣大小邑間田井訓農練  
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  
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  
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均均民刑以防  
之均此其淺者爾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



州縣一有之字於州縣有司莫不行文書治東事  
 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  
 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  
 乎一有况民之深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夫治  
 天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  
 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  
 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煩而勞者  
 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  
 生民味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  
 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并由不可卒復

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  
 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方其術何始  
 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為政

宋歐陽脩

問為政者狗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  
 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  
 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  
 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  
 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  
 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



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  
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  
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  
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  
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字周主文求其  
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  
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  
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之者唐太宗而  
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  
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

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  
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井田

宋歐陽脩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  
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  
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  
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  
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  
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



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民作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矣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

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穀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省試問風俗政事 宋范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入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灑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朱至而只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久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  
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  
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况其下者乎近世學士  
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  
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虛  
而無實缺音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主而興者然聖人之  
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乏詔禁申韓  
莊列之學流風寢息而猶夫絕夫申韓本於老子

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  
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淫華  
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  
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  
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媿惡政事之得失將於  
此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捄斯弊其悉陳之

問取士

宋歐陽脩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  
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  
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



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  
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  
士者脩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  
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  
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  
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  
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  
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  
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  
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

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  
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復自何時欲  
就今制稍復於古無復自至當自何始今之士  
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  
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  
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  
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  
對

問今世官人之弊 宋蘇軾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



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  
非周有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  
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  
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  
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  
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  
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  
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  
分不倦於小官而潔為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  
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為之雖布衣之

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  
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為之也先王  
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  
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為弊  
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  
桓於州縣而不能去父老者不過以為職官令錄仕  
而達者自縣宰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  
守為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  
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為國家棄材  
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



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  
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  
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  
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  
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千篇  
問冗官乏久相須之弊

宋蘇軾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益寡雖  
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  
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

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  
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彿繼起則天下  
之官為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  
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  
調然後官吏歲以盡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  
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  
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味然而  
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  
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  
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



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屑不潔之士不可恃爵  
祿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  
所以進之而可以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  
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兵財多少之弊

宋蘇軾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  
獨未覩夫兵少之為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  
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為累也  
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  
少眾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為歲月之計故儒者非

乏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眾人遲  
乏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  
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進士策問

唐韓愈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  
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  
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  
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  
者一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



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一無者，字願承教焉。

問周禮官制之疑

宋歐陽脩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

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導作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之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卑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



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  
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  
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  
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  
者也秦既誅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  
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  
皆秦制也味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  
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  
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  
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

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  
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  
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  
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周禮制禮之疑 宋歐陽脩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  
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  
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  
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  
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



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畝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  
 聚會有期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  
 月朔春秋酺祭祭作詢事讀法二歲之間又有幾  
 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  
 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脩政事治  
 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  
 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弟必如是之  
 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  
 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  
 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

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堯舉鯀治水之疑 宋王安石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  
 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為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  
 之則九載之民其為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  
 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  
 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  
 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  
 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  
 以為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



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又民病以大禹  
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  
病而大已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為已功焉  
在其為堯禹也又以為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  
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  
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問洪範休咎之効

宋王安石

問聖人之為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  
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  
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

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  
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  
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  
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  
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問漢之禍凡六變

宋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  
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  
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  
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



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作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憂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

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



理推力救而莫乏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鄙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策上上

按說文云：策者謀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劉勰云：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以甲科入仕，對策者應詔

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選賢之要術也。夫策士之制，始於漢文，晁錯所對，蔚為舉首。自是而後，天子往往臨軒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者，如宋蘇洵、幾策、蘇軾、策略、策三者均謂之策。而體各不同，故今彙而辯之。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各取數首以列于篇。又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故今不錄。夫策之體，練治



為上工文次之然人才不同或練治而寡文或  
工文而疎治故入選者劉勰稱為通才嗚呼可  
謂難也已矣

漢文帝問賢良文學策詳見策問類

鼂錯

對曰平陽侯臣窳姓曹汝陰侯臣窳姓夏穎陰侯臣  
何灌姓灌廷尉臣宜昌姓無考隴西太守臣昆讀曰邪孫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  
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

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即皋陶而為三王祖齊桓得  
甯甯同官子而為五伯讀曰霸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  
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  
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史傳也若高皇帝之建功業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  
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禋宗與天  
地相終今臣竊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  
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  
曰明於國家大体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  
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



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直略根著反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久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久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委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於遭患



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  
 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  
 法也非以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上以之興利除  
 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  
 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  
 皆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也雇賃其功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  
 妄誅而從讀日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  
 國者也故古罪字大者罰重下小者罰輕如此  
 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

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  
 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逆主意而反還  
 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  
 功使主內亡邪辟讀之行外亡損之穢汚之名事  
 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  
 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  
 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  
 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



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  
 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  
 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  
 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  
 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主之資也故秦  
 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  
 焉在進前也言不及其未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  
 賊宮室過度者讀曰怨亡極民力罷讀曰盡賦斂  
 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諛也而為驕溢縱恣不

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懣  
于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  
 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  
 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  
 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  
 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通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  
 賈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  
 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露澤也萬  
 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



解讀姚如頌紹也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是人亡帝無讀日  
 非讀日讀謗不治也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諸侯以  
無諸侯也賓禮長老愛郵少孤是人有期也年限後官  
 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太  
 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去陰刑官害民者誅憂  
 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日民不奢所為  
 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  
 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  
 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  
 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

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  
 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  
 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不廢神明之德各當  
 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  
 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  
 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竟讀日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  
 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  
 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



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  
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味死  
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遷中大夫○宋真德秀曰錯之對策唯三王臣主俱賢至從之如流水一段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詞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對可謂罪哉愚謂真氏之論如此然自古對策錯實開先且其文間架整齊中有格言亦足以為後式故姑取之學者觀其文可也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二首詳見策問類

董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太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旋同也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懈同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



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  
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  
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  
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寔民風  
化民俗也。其寔民也。易其化久也。著故聲發於和  
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  
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  
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  
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

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  
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  
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  
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  
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興廢  
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  
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不力所  
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  
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







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二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

元者視讀曰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也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  
 好士可謂諱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  
 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  
 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  
 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  
 民以誼議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  
 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轉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  
 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  
 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  
 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囁頰抵冒殊也扞也執  
 黷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  
 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管子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三



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  
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化而不  
更張雖有良士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  
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  
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文選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三五

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  
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  
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宋真德秀曰仲舒彊勉學問行道二言即致知力  
行之謂深得聖賢要指又知正心以正朝廷一段  
議論即大學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  
中庸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  
其學可謂粹矣然不能  
悉感於符命此其短也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三首詳見策

董仲舒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啓繇契

文選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三五



陶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  
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  
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  
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讀曰乃即天子之位以禹  
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  
下洽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  
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  
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  
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

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開天大顛散宜  
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就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  
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  
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貴同然而勞逸異者  
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文盡善也此之  
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  
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主不瑒資質潤美不待刻瑒此古異  
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主不瑒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位爵祿以養其德刑  
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  
大誼乎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  
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名不商鞅  
之法行韓非之說懼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

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責名而不察實為善者  
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  
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背上之心造偽飾  
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權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  
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  
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矣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  
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西  
夷康居西域殊方萬里說讀曰德歸誼此太平之

卷之三

後

三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  
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  
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  
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宋云獲者士  
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  
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  
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  
衆對亡應書詔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

與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  
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  
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  
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  
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  
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同未必賢  
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  
繁文也故小材雖繁自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及



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  
赴功今則不然案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  
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  
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  
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  
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  
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  
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

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四首 詳見策問類

董仲舒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  
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  
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  
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  
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  
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含而  
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



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恠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息善化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法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



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生五穀以食讀曰之桑麻以衣去聲之六畜以養之  
 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  
 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  
 禮節然後安處善處善道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  
 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故臣聞聚少成多積小  
 致鉅故聖人莫不以上晦同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

發於諸侯堯初為唐侯舜興為深非一日而顯也蓋  
 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  
 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  
 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  
 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  
 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  
 猶長指身形言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  
 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  
 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  
 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影響之應形聲也故



桀紂暴謾同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  
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  
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  
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反復行而不厭者謂  
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  
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不而不行舉其偏者  
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友  
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

治者其舜考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  
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  
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  
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主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  
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太原出于  
天天不不變道亦不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  
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不須也故不言其所損  
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極用夏  
 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  
 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  
 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僅同能勿失耳若迺  
 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也生耗此大臣輔佐之  
 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  
 有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  
 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  
 不令而行不令而行不禁而止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  
 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違也於天之理與  
 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  
 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讀曰其翼者兩其足是  
 所受天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動於末之業是亦受天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夫已受天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  
 之所以置置讀曰若不足也身寵而載乘高位家  
 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



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  
 宅博其產業畜音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  
 民民日削月朘音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  
 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  
 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  
 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  
 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  
 以為行也故公儀子名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讀曰女利康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  
 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  
 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  
 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  
 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  
 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  
 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  
 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  
 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宋真德秀曰：漢武帝初立黜百家立學校之

舒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胡安國曰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  
皇帝憲宗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以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舍斥已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

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



測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  
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  
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  
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  
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昇  
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陋壤兵  
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  
罕儲念彼疲氓遠垂富庶督耕食之業而人  
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  
舉何才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

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  
昔主父偃懲患於鼎錯而請推恩夷吾致霸  
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者  
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  
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  
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竟衰光武責  
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  
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  
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唐白居易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  
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餘  
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  
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  
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  
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  
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  
之理曾未有髣髴於漢文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  
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  
臣之忠謹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

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稱之  
念漢之極諫而問之廢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  
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切  
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主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  
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矣臣之才識劣於  
古人輒欲至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禪之  
者非敢謂言必可行也体用之必可明也且欲後  
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禪  
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  
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

漢書卷之五十四 賈誼傳 臣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



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氓之方辨懲往  
 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  
 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  
 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  
 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  
 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  
 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  
 無不和貞觀太宗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  
 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玄宗之理既定而盛禮興  
 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

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  
 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  
 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暨天寶玄宗以降政教寢微  
 寇既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  
 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  
 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  
 曰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月削月朘以至於耗  
 竭至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也是不然乎由  
 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  
 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休脩政教而望寇戎



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  
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殊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  
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  
勢有所不可雖聖人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  
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  
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  
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  
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  
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  
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

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  
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  
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  
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  
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  
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日可  
減疲吐日可安富庶日可滋困竭日可補日安則  
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  
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  
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



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弱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備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將何所寓邪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偃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邪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宗而福萬葉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

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在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督責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



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叙百揆，內勤萬樞，旻食宵衣，念其不怠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安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蓋是謂矣。夫委下

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職小而衆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一明所能周覽而徧察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子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桀各宣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



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  
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  
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所用其私  
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味甚美者非他昧君  
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寔  
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  
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率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  
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  
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末章曰興自朕  
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

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  
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  
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  
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  
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  
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  
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  
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  
人凍而後衣之人餒而後食之惠則惠矣不若輕  
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



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  
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昧萌除害於昧兆之時也伏  
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  
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然則保邦恒在於未危  
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  
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昇平之治斯  
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  
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  
此誠臣喜朝聞道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  
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

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臣等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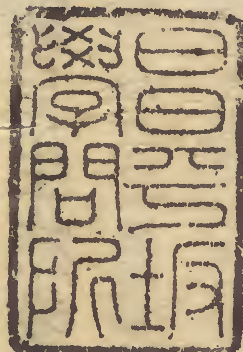
五十一



文信國書卷之三

不能第上

五十一



教字一見



